



孔雀的故乡

苗 歌 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孔雀的鄉

苗 歌 著

李文信 插圖
李廣 削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孔雀的故鄉

苗 歌 著

李文信 宋廣訓插圖

*

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)
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

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

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$\frac{5}{8}$ 字數46千

195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5,500

統一書號：10114·240

定價：(6) 0.20 元

目 錄

老代表.....	1
远方的礼物.....	6
山村之夜.....	11
菠蘿.....	18
兩代人.....	24
姑娘和哨兵.....	27
潑水節紀事.....	32
搶婚.....	35
鄰人.....	41
母親們.....	45
窗台.....	50
边疆教师.....	56
瑪朗的爱情.....	61
孔雀的故鄉.....	67

老 代 表

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，可是，它一直在我心上攔着，見着熟人总想說一說。

1950年秋天，我們縣上正开着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。只要想想剛解放那年的情景吧。那时候，边疆的一切對我們还是一个“謎”。潰散的敌人隱藏在边境的老林里，常常出來流竄活动。部隊成天在陌生的山箐子里剿匪。山野間发散着火藥的硝味。對於我們这些地方干部來說，最苦惱的事是：兄弟民族还不完全相信我們；你一進寨子，好，男人見着就逃，妇女見着就藏，娃娃見着就哭……。而敌人的謠言哩，却象无数条毒蛇似的，緊緊盤繞在兄弟民族心里。唉！……

所以，当时这个代表會議是很重要的。

当會議开到一半的时候，代表中一个身軀高大、衣着襤褸的傈僳族老人，卷起他的麻布毡子，吸着嗆鼻子的烟絲，一声不响地走了。

縣委書記叫我去把他动员回來。

我边跑边喊：“代表！代表！”沒跑多远，就追上他了。我怕增添他的顧慮，到了跟前，忙把自己的急躁勁儿压住，和和气气地請他开完了会再走。誰知，这位傈僳大爹是个個性子，說什麼也不听，只一个勁儿說：

“唉，我得連夜赶回家去呵！”

“大爹，这个会很重要。还要討論选举人民政府……”

“我懂，”他急不可耐地岔断我說，“我余三开了这几天会，什么都懂得了。”說着，他又迈开獵人的大步子往前走，赤足板在泥地上卜卜地响。

我沒有办法，只得跟在他身后，象恳求一样說：

“大爹，我們各民族是一家了。共产党、毛主席主張民族平等……”

“唉，你这人真是！”他咂咂嘴，把麻布毡子往肩上一甩，朝我一攤手，“我要是今天不赶回去，我这个代表就沒有臉見毛主席！”

我有些糊涂了。“为什么？大爹。”

余三大爹的步子放慢了，忽然，轉过身來，吐口唾沫，直楞楞地朝我好盯一陣。然后才嘆一口气，指指路旁一棵傘样的大青樹对我說：

“也好。我們在那棵樹脚下坐着談吧。”

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。晌午时候，金色的陽光透过稀疏的梢尖，在大青樹脚投下一片忽閃忽閃的碎影儿。我們在樹疙瘩根上坐着。

余三大爹把一張鮮紅的代表証从头巾中取出來，平放在手掌心里，仔細觀看了一番。半晌，才用一种感嘆的音調，滔滔不絕地說：

“常言說：土蜂沒有蜡，僕僕沒有官。我余三活了大半輩子，也算見着这大一个場面，当了代表这个体面人啦！……可是，你以为这个代表是好当的嗎？不，一寨子人都在心焦地等

我哩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些耐不住了，便岔了一句。

“就在这几天，等月亮圆了，我再不回家，我們全寨就要搬到外国去了……听我說，”他甩甩手，阻止我來打岔，接着說，“同志，我們那山寨你沒去过。从縣上去，要走三天，連翻兩架大山，远哩。寨子在一个山岔口上，跟外国只隔着一條界河，平日鷄都飛得出國哩。……你們共产党剛到的时候，我們就听人說：共产党的心腸很坏，从此僂僂人連野菜都摸不到嘴了，特別是共产党不准僂僂人信教〔注一〕，見着經書就燒，見着教徒就拴……这一來，全寨人都害怕得很。

“隔不久，一个美国的白牧师，从界河那边帶了个口信來。你不曉得，解放以前，白牧师曾經到过我們寨子傳教。他的口信說，共产党來了，教徒要遭难，神要降災禍給中国地方，叫我們快些搬到外国去住。美国教堂每戶可以補助50盾盧比〔注二〕，在那边安家、生产……”

我的心忽然緊了起來。

“同志，你不曉得我們僂僂人的風俗。我們开山吃飯的人，地在哪里，人在哪里；三年五年以后，土地瘦了，長不出庄稼來了，就只得換一处燒山、开荒，过着眼泪拌野菜的苦日子。但我們搬來搬去，都在界河这面，因為我們曉得，界河这面是中国，我們僂僂族祖人是从中国内地搬來的，当子孙的不能离开埋葬祖人的地方到外国去住……。白牧师这个口信，把全寨人都驚动起來了：搬哩？还是不搬？……”

余三大爹有些激动，胸口一起一伏，好象在扯風箱似的，呼吃呼吃直响。

“剛好這時候，一支解放軍到我們山邊上來了；听人說，他們進了村寨，雞不飛，狗不咬，看來都是些和和氣氣的好心人，還幫我們下地干活、劈柴、抬水、治病……。可是，大家心上一團糊：這世道是真是假呵？以前的漢人黃兵一上山，我們傈僂人的牛、馬、豬、雞都給搶絕了種……”

“大爹，那是國民黨軍隊，我們是……”我急急地岔斷他說。

“唔，這回來開會才懂了。你們是共产党的新漢人……好，還是接下去說吧。前幾天，解放軍通知我們寨子選一個‘代表’來縣里開會，大家還很害怕。全寨悄悄商量了幾天，還是沒有結果；後來，大家都望着我，不再吭聲。我懂得大家的心思。我余三是個有胆量的獵人，全寨數我打死的豹子最多……遇着這大的事，我不出面還行嗎？

“我當時把心一橫，對眾人說：‘好，我去當這個什麼代表吧。如果漢人真的心好，我們就在中国長住，再也不理睬美國人勸我們搬家的事了，如果不好，那……’大家接上說：‘如果不好，我們只有丟下祖墳搬家了。大爹，月亮圓了，你一定要趕回來，我們等着你……’”

不消說，我什麼都聽懂了。這位傈僂代表參加了三天會議，懂得了什麼是新的世道；他已經以自己老年的智慧為本族人作了一次重要的抉擇。我當時沒有經過請示，就答應他立刻回去，在月亮圓以前趕到寨里……。

.....

五天以後，縣委派我帶一個武裝工作組，來到了余三大爹住的那個羣山環抱的山寨。傈僂族同胞熱情地歡迎了我們。

我見他們个个都很激动，臉上浮着对新的生活无比向往的笑容。顯然的，余三大爹已經为本族人搭好了一座桥梁，引導他們進入到祖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來。他是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呵！

“余三大爹哩？”我忙問道。

“來了，那不是！”人們指着說。果然，从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余三大爹高大的身軀閃了出來。他还是几天前的那身打扮，不过，在他襤褸的左襟上，已經牢实地用針綫釘上了那張鮮紅夺目的代表証……。

“同志，我們僑僑人永輩子也不搬家了！”他對我說，眨眨他那双充滿喜色的眼睛，又忙用自己發燙的多節的大手，緊緊握着我的臂膀……

1956年10月，芒市。

〔注一〕 僑僑族多数信奉基督教。

〔注二〕 盧比，一种外幣的称呼。

远方的礼物

每当傣族社員出工回來，經過寨边的水溝，看見那对肥胖的鴨子，寂寞地立在竹叢下啄羽毛、扭脖子，还不时象害了鄉愁病似的叫着，都会开玩笑地說：

“哈，瞧，想家哩！……”

原來，不久以前，一个黃昏，区農技站的技术員小楊，背个大背包，提个大竹籠，累得滿头大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一進寨就大声冲着人喊：

“來呀，快帮一把……”

“小楊，是你回來了嗎？……哎，籠子里是什么？”

“快……一对四川大种鴨子！”

社員們慌手慌脚，接过籠子，睜大眼睛瞧着籠里那对鴨子。哈，好壯鴨！头大脖粗，屁股滾圓，羽毛丰滿；特别是那只公的，强壮的头頂高仰着，閃出一股蒼翠的藍光……。

整个晚上，鴨子成了社里最感兴趣的話題。人們在火塘边，在屋廊下，在院心里，靜听着小楊講这对鴨子的故事。

*

*

*

我家在川西平原的紅土灣——唉，跟云南人解釋平原真有困难，你們只消記住，平原，就是一塊大到不見边的壩子——全村四百多戶，早已高級合作化了。我一到家就盤算着走时給你們帶一样礼物回來。我想：送什么好哩？最好要别致些，

珍貴些，要对边疆傣族人民有用才好。……那几天，我头緒乱，想不出。四川那么多土特产品，几乎一样都不合我的心意。

家里人見我悶悶不乐，問我操心什么，我就照直說了。于是，一家人都帮我盤算这样礼物。

隔我家不远有条小河，我小时候，逢到热天，常跟鄰家娃娃，光着屁股，跳下河洗澡。那条小河引起了我的童年的回憶。那几天开春不久，天气还冷，当然沒有洗澡的兴致，但我还是独自去河边蹓了几趟。我都是揀黄昏去。河堤上的大排楊柳，垂着嫩綠的軟枝，不断欢躍地朝人点头哈腰。滿天彩霞倒映河面，春風吹过，泛起一片片彩色的水波。空中飄散着扑鼻的花香。……一个黄昏，我也是这么沿着河堤散步，忽然，我呆住了：眼前出現了大窩鴨羣，密密簇簇，晃蕩不定，把河面鋪得滿滿的。顏色有白的，黑的，雜黃的，麻花的……映着橘紅色的落日，远远看去，好似一匹五顏六色的錦緞。这羣鴨子又肥又大，叫声宏亮，比我在云南見過的大多了。我忽然想起：川西鴨子一向是以种大出名的，送一对种鴨做礼物也許不錯……。

我馬上跑回家問起鴨子的事。爹說：“鴨子是社里养的，全是出名的西昌大种，一只可以長到上十斤哩。社里讓几只沒有問題，就怕路上不好帶”。媽也說：“从沒听过活鴨子跟人走几千里路程的，不如送一对醃干了的肥板鴨吧，又好吃，又好帶，又体面……”我不断搖着头說：“板鴨只能吃，不能傳种，送了有啥用哩？路上多操心些，活的可以帶去……”話還沒完，爹就接过去說：“对，活鴨子，好品种，帶去可以帮助兄

弟民族发展生产……你沒听过小保說嗎，人家那里是边疆地区傣族的第一个合作社呀！”說着，就找副業隊長商量分鴨子的事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爹帶着副業隊長來了，背后还粘着一串年輕社員，噉噉喳喳，鬧鬧嚷嚷。一進門，爹臉上透着喜色，大声对我說：“哈，小保，你們年輕人跟年輕人商量吧。”我跟副業隊長过去也相熟的，打个招呼，一問究竟，才曉得是这么回事：社里听說是云南边疆地区傣族的第一个合作社需要鴨种，决定挑出兩只最好的西昌大种，不收鴨錢，当做社里送給兄弟民族的礼物，要我接受下來。我先还有些忸怩，但跟來做“說客”的那几个叨咀社員，趁机帮了腔：“算了，你还是我們紅土灣的人哩！托你办件事都要推三推四的！”“收下吧，收下吧，这又不是送你！”你一句，他一句，把我說得臉紅筋脹，开不了口。只得答应下來。他們勝利地一哄而出，赶忙去編籠子，捉鴨子，女社員还特地为我縫了个背袋，裝了滿滿一袋玉米，当做路上的飼料……。

隔兩天，我便帶着这份新奇的礼物出发了。

唉，真麻煩哩。火車上，我把鴨籠放在过道上；汽車上，我把鴨籠放在座位下。每天定时喂玉米，車停了，便下車來喂水。夜里，我把鴨籠放在床边，深怕它們被什么猫儿、狗儿伤害了。鴨子也真不爭气，老是不客气地撒尿，撒屎；有时还无缘无故嘎嘎大叫起來。……

我几乎成了人們取笑的对象，最初，列車員、駕駛員、行車管理人員、旅店主人曾不止一次干涉我，責备我；有一次，在綦江，他們甚至要我把鴨籠放在車頂上去——你們想，那一

來，鴨子不是會活活晒死嗎？我哭了，一點也不害臊地哭了。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任務，對不起你們，也對不起紅土灣高級社的全體社員……。我求援似的對人們說：

“同志，請你……。鴨子不是我的。這是川西帶來的禮物，要送給雲南邊疆地區傣族的第一個合作社……”

人們听了，低聲議論起來，眼色溫和多了。剛才還在大發脾氣的行車管理人員，沒奈何地嘆口氣，軟聲軟氣問我：

“是這樣嗎？從川西送到雲南邊疆……。唔，是西昌大種鴨子吧？”

“當然，”我很快抹干眼淚，故意放大嗓音重複說：“這是四川的高級社送給雲南邊疆地區傣族的第一個合作社的禮物！”

這句話的效用叫我吃了一驚。鴨籠重新順利地上車了。旅客們七手八腳幫我安頓，放好，就象這是他們自己的貼身行李似的。人們不斷在低聲念着：

“四川的高級社送給雲南邊疆地區傣族的第一個合作社的禮物……”

路上，走了幾千里，仗着這句話的力量，鴨子獲得了沿途旅客的好感。抱着嬰兒的母親，曾經把剩余的餅干屑投給它們；体格魁梧的軍官，曾經從軍用水壺里倒冷開水喂過它們；坐在前排的機關幹部、工人、農民……，曾在停車時爭着幫我接過鴨籠，把它們送下車去歇在溝邊休息……。

哈，如今，你們看，這一對遠方的客人，不是已經從川西平原平安到達雲南邊疆，成為我們傣族的第一個合作社的貴賓了嗎？

*

*

*

这故事很快就傳播开了。

鴨子，这友誼的使者，縮短了祖国腹地和边疆的距离，帶來了川西平原漢族人民最好的問候。一連几天，周圍村寨不断有人來拜訪它們。傣族社員專門为鴨子盖了一座新厩，圍了一道竹籬；年輕人甚至执拗地要用上好的飼料款待它們。

它們最初有些怯生，食欲不振，老愛縮在竹叢下面，啞声啞气叫着。是旅途太疲劳了嗎？是怀念遙远的故鄉嗎？……

可是，現在，它們早已習慣自己的新居了，成天跳到溝里，划水，追逐，拍翅膀，帶着欢暢勁儿仰天鳴叫，不时鑽進水底，捕食着亞热带特別肥美的蝌蚪……

1957年4月，芒市。

山村之夜

赶了六十里山路，來到拉卡，在鄉政府臨時蓋的草屋里过夜。

真是“同里不同天”。拉卡的夜好冷。要是在壩子里，这时刻，人們还在大榕樹下敞着胸，搨着汗，吃着冰涼可口的芒果哩。可是，在这景頗族聚居的山寨里，薄棉被也有些擋不住寒了。

我蹙縮着身子，想着什么，正要迷迷糊糊地睡去……

“咿呀”一声，隔壁房里的竹門，忽然被誰推开了。傳來了几个人嘁嘁喳喳的声音。从牆縫上，隱隱透出昏昏黃黃的灯光。我側着身子听着。好象是三个外村的社干——不，也可能是三个駐社干部，剛在鄉上开完一个会，还在热烈地爭論着什么。

“我們社的瓦湯拉，要是叫他去參加宣傳隊……”一个沙啞嗓子的人这样說，但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就被另一个年輕的嫩嗓子岔断了。

“你不曉得我們社里的郭勒棒，嘿嘿，好的里头挑好的，那才能算典型……”

第三个人的声音是低沉的，听來可以断定他是个老成持重，穩穩当当的人。他說：“我們曼角社有个小社員，名叫勒拉。只是——”他頓了一下，拖長嗓音，顯得謙遜地笑了笑。

“就怕比不上你們社的材料典型！”

“我說的瓦湯拉是个聾子。”剛才那个沙啞嗓子又开口了，声音里有些过份自信。“一个聾子，怎么会参加合作社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儿哩？”

他正想用这种反問的語气开头，把瓦湯拉的故事講下去，却又被那年輕人的嫩嗓子搶了先。

“我先說郭勒棒吧。郭勒棒本來是南毛村人，解放前吃尽了苦……”他一开口就沒个停，旁人只得靜下來先听他的。“虽然熬过了艰苦的日月，盼到了解放，可是，景頗人刀耕火种，广种薄收，哪家都窮的直不起腰來。这人大前年当过人民代表，在自治州里听过漢族老大哥宣傳合作社的好处，回到村里，成天咀边就挂着互助呀，合作呀。別人听不懂，笑他人痴，就取給他一个綽号叫‘合作糊涂’。

“今年春天，三台山的親戚來串南毛，順便透了点口風，說他們那边可办了社啦。郭勒棒听了又驚又喜，逢人就說：‘瞧吧，合作社快到家門口了！’一心等着帶头入社。可是，一月、兩月……合作社連个影子都不見晃一晃。

“郭勒棒急了，心想：‘是不是干部們把南毛村忘掉了？唉，合伙过好日子的事，你們忘了我倒不依哩！’决心去問个究竟。背上干粮，爬大坡，鑽森林，走了兩天，到了三台山文化站(注一)，見面就气呼呼地問干部：‘同志，合作社沒有我們南毛人的份嗎？’工作干部再三解釋，他还是忿忿不平地問：‘为什么三台山先办社？’干部說：‘这里是重点呀！办好了重点，就可以到四面八方去办社了！’郭勒棒愁头愁腦想了一下，一声不响走了。

“他到家后，馬上动員老婆拆房子，要搬到三台山去。老婆发了懵，說：‘你瘋了，无缘无故搬家做什么？’他說：‘开山人到处是家，我們搬到重点去入社吧。’‘什么重点？是种田嗎？’其实，郭勒棒自己也不懂‘重点’到底是个什么，只含糊糊把头乱点一陣。

“不久，三台山果然來了一家稀奇的客人：男的扛着屋梁，女的背着鉄鍋，牽着一个精瘦的半大娃娃，叮叮当当地穿过寨子……。郭勒棒就是这么入的社！”

“真有意思！”那低沉而穩重的老嗓子贊嘆着說。

“你們想，一个聾子，怎么会参加合作社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儿哩？”这时，那个沙哑嗓子等不得了，急忙引出他慣用的反問句，說：“今年春天，聾子瓦湯拉到我們村來賣零工，碰巧遇着縣委工作隊宣傳合作化。全村象掉進热水鍋里一样，人人都在談論新的生活……”

“瓦湯拉是个苦水里泡大的人，找一頓，吃一頓，一向沒听進去什么新道理。但这一回，人前人后，他也去湊个熱鬧。在羣众大会上，他总是坐在头排，側起腦袋，听着，听着；有天，他忽然喊起來了：‘同志，說大声些嘛！’原來他只是耳朵閉气，并沒全聾，工作同志的話，越听越入迷。

“从此，瓦湯拉很爱开会，因为他慢慢听懂新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啦！那些日子，每当休息的时候，人們常見他斜靠在樹脚下，嘬着烟，想心事，捉摸着什么东西。……在入社动員大会上，他独个蹲在屋角，灰咀灰臉，誰也不注意他。当所有入社的人都报了自家的名字以后，他却猛地立起身來，害羞地瞅着干部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‘同志，帮……帮我……挂个名